



逆光記憶 憶留台北

2015-10-18 記者 許凱智 文



「心裡的疑問，是他人平靜生活裡的波濤」，主角心裡的一個「為什麼」，串起了故事裡所有角色的生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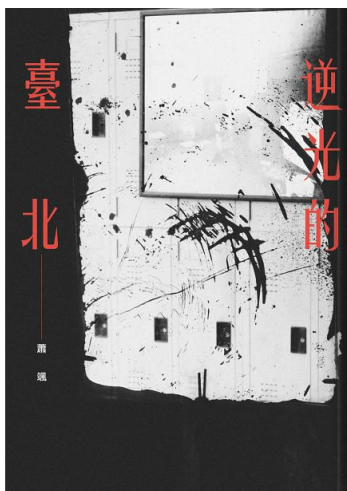
繁忙的臺北，有著各種人物和各種故事。（圖片來源／網路）

《逆光的台北》以主角宋勤美的視角，看盡臺北二十年來的改變，除了深刻動人的愛情故事，作者蕭颯更仔細地描寫了臺北地區這幾年來的變化。土地從青青稻田，改建成高樓大廈；人情由熱心轉為冷漠；家庭中，婆媳問題及遺產糾紛，也逐漸浮上檯面。在二十年之間，很多問題隨著時間出現，最後，主角離開臺北，離開喧囂，在另外一塊土地上，完成自己的小小心願。

追尋 心有所求

西方心理學家蔡格尼克（Zeigarnik）曾表示，一般人對於已經完成的事情，容易忘記，而對於未完成、未達到目標的事情，總是記憶猶新，這被稱為「蔡格尼克效應」（Zeigarnik effect），也被大家認為是「初戀最難忘記的原因」。

故事裡的女主角宋勤美亦如是，她對初戀難以忘懷，甚至是到了瘋狂的地步。五十歲的宋勤美，有一個破碎的家庭，育有一個小孩，但她難以忘記初戀王光群，於是，她透過身邊的親人、朋友，想到達另外一層「社會階級」，一層與自己距離天一般高的階級，去尋找初戀。



逆光的攝影方式可以凸顯物體輪廓，

是作者想要特別描寫臺北的樣貌。（圖片來源／博客來）

作者蕭颯是臺灣知名的小說家，早期有許多經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。一九八六年，蕭颯發表《給前夫的一封信》，公開與導演張毅婚變的關係，身為女人，蕭颯在當年也為了心愛的人付出所有，就如同書裡的勤美，為了愛情，竭盡所有。

女性一直以來都是蕭颯主要的創作主題，在書末，雖然結局不是兩人重修舊好，而是宋勤美心無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
- 跨界 古典與流行交響
- 刻劃愛情的二十六種面貌

總編輯的話 / 楊淑斐



本期為二二三期，共三十三篇稿件，其中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現象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&Play為題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容，令人十分期待。

本期頭題王 / 胡浣莊



懶惰，卻有深如溪壑的慾望，我不在意開心快樂，我只想要抵達目標，我是胡浣莊。

本期疾速王 / 羅宛君



逃不過3.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是油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平凡的故事 不平凡的音樂
趙廣潔 / 影評



斷尾求生 陣前拔柱驗民心
胡浣莊 / 社會議題



再年輕一次 追尋青春夢想
姚煒哲 / 影評



馬頤 孤島上的音樂詩人
唐宜嘉 / 樂評



十字架的開端 贖罪的終點
呂安文 / 書評

雜念地，只想種下美麗的花，這樣的結局也暗示她不再執著，就如同蕭颯在出版這本書之前提到，「凡事都應該看得更明晰，更包容，也比較不講就執著，而且心境更平和吧。」

符號 「屋」的意象

成家立業一直是許多人生活的目標之一，書裡的每個人都有買房子的願望，勤美想要買一棟小房子，種點花花草草；勤美的朋友想買下可以遠觀夕陽的房子，用來紀念愛人；勤美的哥哥想買預售屋，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庭。而房子在書中，也象徵每個角色的背景。年邁的母親住在老舊的國宅；上了大學努力打工的學生，與同學合租一間套房；經濟能力有限的打工族，則住在十幾年的老公寓裡，而那些攀上權貴、晉身成大集團女婿的人，住在遠眺美景的豪宅中。



房子與人的關係密不可分。(圖片來源/許凱智攝)

房子是一個符號，容易使人聯想到身世背景和階級，而作者精巧地運用了這個符號來評比階級的潛規則，在介紹每個角色時，都會提到他們的住宅。「王家大門漆成大紅色，紅磚牆上卻釘了一隻綠色信箱，十分醒目。」這是在勤美第一次走到初戀男友王光群的家門口的描述，紅色的大門，就像是用以比喻富貴人家的朱門，而那綠色而顯得格格不入的信箱，象徵身世貧寒的勤美，想跟王光群在一起，是那麼地格格不入。

結構 同書中人物領會

有人說，一個故事要說得動人，要讓聽故事的人能夠同情、同理，然後崇拜。

勤美對於初戀的追求，近似瘋狂。「人家不會見妳的，人家當妳是神經病！」勤美的大嫂，對著撲上王光群車子而受傷住院的勤美說道，勤美為了與初戀見一面，不惜與丈夫離婚好湊齊飛往美國的機票錢，她在深夜拿起擴音機對著大安公園對面的豪宅呼叫王光群、在王光群兒子學校裡的園遊會追著王光群，這些幾近病態的行為，讓她看起來像個瘋子，但也讓人同情。

面對現今房價的高漲，買屋一直是現在許多人的難題，不管是剛入社會的年輕人，抑或是辛苦節儉度日的上班族，都有買屋的願望，同時也是挑戰。故事裡的小人物們也同樣面對這樣的處境，勤美的年邁母親希望能住進一間有電梯的房子，而不用每天爬上爬下；本是情婦卻變成朋友的林惠美，一直不忘要在臺北東區附近購屋；勤美的哥哥則是希望能夠買間房子，以符合妻子的期待。相似於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，作者寫下的故事，就容易使人同理。

在故事的最後，勤美一行人離開了臺北，到了新竹的關西，雖然沒有以前嚮往的舒適大房、沒有饒富設計感的藝術品擺飾，但有可以種花草的空間，離開喧雜吵鬧的寧靜居處，沒了煩惱、沒了執著，勤美看破了一切。放下一直是一門藝術，有人窮極一生仍放不下財富、放不下執著，但勤美做到了。

故事並不是一見鍾情或是愛得轟轟烈烈、死去活來的模式，而是跟著勤美瘋狂的行為，認識了她心境上的轉變而起伏，讓讀者體會到勤美的改變與成長。作者善用自己電影編劇的背景，讓讀者在閱讀時，更容易聯想畫面、身歷其境，也就能讓讀者隨著勤美的放下，而體悟到作者提及的「不再執著」。

反思 捨得之間

除了運用「房子」的符號來介紹背景的巧妙安排之外，書裡也大量寫出臺北歷史的面貌，像是「以前的紐約紐約改名為ATT 4 FUN」、「一〇一是臺北的指標大樓」和「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口是臺北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之一」等等，都再述了作者蕭颯對於臺北的細心刻畫。

可惜的是，書中運用跳脫的時間線，轉以「線索」為主軸，雖然更容易牽起主角的心思起伏，但故事的時間線長達二十年，五、六年之間的跳動，容易使讀者斷了情緒。同樣透過城市裡的人物

來敘述的故事的《邊城》，卻用順序的手法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講述湘西的人情，以祖孫帶出人情的關懷，像是開啟一扇又一扇大門，絲絲入扣，使讀者更容易在最後得到書裡的精髓、作者傳達的訊息。



蕭颯一生完成許多佳作，在她筆下除了精彩的故事之外，也透露出她的人生觀念。（圖片來源／九歌文學網）

兩種手法並沒有好或壞，在於書的背後，作者所要說的精神。而《逆光的臺北》的故事，呼應了蕭颯的人生故事，在當年《給前夫的一封信》引起社會話題，帶起臺灣的女性主義，和現在事過境遷之後兩人仍會互相關懷，關係昇華成朋友，就像是宋勤美在小山坡上看見了一片櫻花，忘卻以前汲汲營營的種種，不再執著。



我的寶貝小情人

和我相差十歲的弟弟，讓我的生活，多了許多歡樂。

脫北者赤腳走上 荊棘之路



《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：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》描述北韓人民逃離自己國家的親身經歷。

▲TOP